海營檢案謄錄 三

海州崔致云初檢 實因被戳死 正犯李誠一

初檢官青丹察訪閔致驥跋辭內此獄段曩者結怨苦主賈言今始復讎兇身自首指而無疑眼之端檢而有明的之驗是如手根汝被戕己卯之兩檢有據致云蒙 宥庚辰之一縷倖保讎家在此不思謹避我同乎入放心來往其奈大厄之當頭竟被誠一之逐望諸李倂至孤崔勢弱趕上數步亂加飛棒顚倒前坪可檢重傷纏移後麓又刳其腹沿身上下傷痕浪藉合入驗目指不勝摟徧左偏右左太陽穴左耳根俱係要害速死之處而打傷之痕如彼緊重小腹亦係速死之部而自心坎下至小腹稍左邊刃劃之傷爲七寸五分臟腑迸出其傷最重於打痕分此除良右手緊執其肚皮爪痕浪藉此必被打昏窒之中以鎌刳腹則雖忍刺痛未能執刃用手括腹故所以掌握之內

無刃傷者驗是明矣劉自口開手握等形症脗合於法文故實
因毆以被戳致死懸錄爲手亦噫彼誠一卽一愚蠢村氓也不
知倫義之爲何律例之爲何但知爲兄復讐之爲徑法忽逢讐
人業火陡起招集族黨衆棒并擧自謂五載寃恨可以雪時快
淺打之不足継以劒腹使此死中得生之身未免泉下非命之
魂人之獰頑胡至此極旀復兄讐原無律文所定雖輕之論非
所擬議殺人者死自有 王章莫嚴當償之典豈可得免正犯
毆以李誠一懸錄爲手亦此獄正不無非旀兄叔姪而先倡毆
入者李根甫也助勢追趕者李美西李如天也互曰追後從看
於打倒之後甲推於乙乙推於甲是手所觀於諸招則諸李持
杖圍立云其在共憤之地豈無順勢共打之理叵置不犯之目是手矣
看飲者惟崔召史母子而前後所招終沒某某行打之句語故

李根甫李美西李如天等并實干連爲手孫崔召史即死者之姑母也別成色目似涉有碍置之屍親之列裵成淳段諸李之來鬪也初次行打光景緊有所叅看故以看證懸錄爲手孫元道汝及功儔李善汝金太星元化汝等段致云被打之後擔往後麓者故並爲廉實詞連而謂以洞中貽弊在先發實者後弊彼閑不可無懲是手孫李成白李元西等段渠以年邁癃質只得追後往看未叅鬪場是如枉口納供以渠發明無足取信是乎矣李根甫李誠一等招俱曰偕往者惟四人而已則成白元西之初不叅涉似或其然故並眞詞連而在渠處地聞其消息則事當挽留其爭鬨之輩調劑於未萌之前可也不此之爲任其行兇者不無其責叅以供辭容有可恕而并與屍親朴成甫面里任等別無廛詰之端故一問每問而止朴興三嚴成集李

成坤等段雖出名人供招或為逃避或為病廢俱不得一體盤
問名不知李哥吳明甫金百玄亦出於裴成淳所招別無緊關
於獄情故置而不問為乎旀行兇鍾子依例圖畫屍帳三件良中
天字號勘合書塡一卷本州上一件給付屍親一件粘付上
使為乎旀屍體段掘坎假埋灰印封標使面里任守直應問名人
逢授本州將卒覆檢官以信川郡守請移為乎旀察訪自此還
官緣由幷以牒報為卧乎事是良尓合行牒呈伏請 照驗施
行須至牒呈者

題辭內覆檢狀憑考次屍帳捧上 癸未六月初四日

海州崔致云覆檢 實因被戳死 正犯李誠一

覆檢官信川郡守金右根跋辭內此獄段暑月屍首已經十月
之久上部旣盡骨露下部方向腐消以若壞潰之屍身難保執

宣之的確惟膁腿之皮磨微堅雖是捧打而不至要害屍傍之
臟腑迸出明是刃割而當下致命兩手肯直脗合法文分此除
良以鎌戳割兇身自告其所被鐮毫無可疑然而戳之割之慾
有間焉亦以衆招推以理勢既被亂棒以至擔移時無魂精使
同僵屍順勢用鐮則非戳伊割故實因段以被割致死懸錄爲
乎旀哀此崔致雲得生於死感　天恩罔極雖生如死在汝心
而尤宜罔念寃家之譏避不遵慈母之莫往心放意恣曰我無
畏人情鬼怒逢彼之兇乃於不料之地遽作匪命之鬼詰其行
則愚矣論其情則慘矣是乎旀蓋此犯者藉曰復讎驟看外面
似無可疑靜究獄情不可輕斷讎在必報則報者無罪讎若可
疑則報亦可議是如乎誠一之結讎在於五年之前致雲之訊
推至於二載之久胡不償命想未得情幸被　聖德之好生復

見天月之復照是去乙隱彼誠一痛惟㝵半捧打不足鎭㝵貝
腹弟復兄雖似或其宜而考律照法未有其制則畢竟所處雖
在商量妄殺之罪在所難免故正犯段以李誠一懸錄爲乎旀
李根甫李美西李如天李元西李成白等段助勢共打勢所
必至而旨以延徃於打倒之後極口發明而致云之死不由於
被打故並以干連置之爲乎乃究其本事在所當懲是乎旀裴
成順段雖不見㝵腹之時初次諸李之來鬧也行打光景除
有所犯者故置以看證金太星李先汝元化汝元道汝等段只
念洞契擔置垂死人於無人之地雖無被鞭恐未免徑斃究其
所習所當嚴懲而其中金太星段諸李之初次來鬧也旣云參
看故亦置看證其餘李先汝元化汝元道汝等段並以切隣無
詞連置之朴興三段雖出供招逃避不待故不得取招獄無可

殺故并弄招而止爲乎㫆都尊位頭民等段別無更問之端
故并單招而止行屍鍊子段初檢時已爲現納故不得圖書
上使屍體段還寘舊坎灰印封標使面任逢授守直廳問各人
段押付本州將卒爲乎㫆郡守自此還官緣由并以牒報爲
臥乎事

題辭內屍帳捧上是在果謹按法文中剌死條卽喉頸之謂
也非他部之謂也而今茲致命之傷不在於喉頸究在於肚
腹則烏可曰被剌乎刃傷條有曰如刀戳傷腸肚出者正於
此著題語也初檢實因誠得矣覆檢案亦依此厘正爲㫆噫彼
李誠一久蓄同胞之極痛常切瀝血之至情及見獨木橋之
讎人乃招諸李家之近族短棒猛下了骨碎盡刃直搆其腹部
以洩寃憤以報深仇其心非不可嘉其事容有可說然而兄

之於弟弟之於兄倫常雖爲至重復讐未或專見則其於子復妻復之義固不可一例而語況弥崔致云之殺事在於五年之前滯囚至於兩年之久蒙 宥又爲四年於茲獄已決矣罪亦勘矣一罪再勘元無其法則致云之死豈曰可死而死乎致云之死既非可死而死則誠一之殺豈曰可殺而殺乎誠一之殺既非可殺而殺則豈或以歸之報讐免於重辟乎上項正犯李誠一身乙兩檢官約日會推以刑杖嚴刑一次期於得情爲弥李根甫李允西李成白李美西李如天段不知法例者作義擧甘心助勢致此妄殺而敢以進往之說欲爲掉脫之計者尤極痛駭各嚴刑一次並餘外諸人一體放送屍身即爲出給使之埋瘞之意初檢官及地方官良中並只枚移施行向事

癸未六月十三日

鳳山趙辰九初檢 實因被踢死 正犯金長孫

初檢官鳳山兼任瑞興府使趙奭永跋辭內大抵按獄之要壹
在於實因詞證而因或欠詳證或未備則殺活互換輕重易錯
乙仍于先檢而十分謹愼臨驗而情費思度是如乎此獄段隱
起於乘馬而被人踏馬蹄結於雜土而被入埋土殺越之變前後
何限而豈有如此獄者乎檢驗之法審愼之節尤不容一毫眛
忽是如乎起疑於無疑之地盤問於當場之人端緖已著情跡
畢露是乎所前件致死男人趙辰九屍身掘埋出置於板子上
仰面合面乾拭洗檢死已兩朔時當暑月全體發變或有肉消
骨露處或有皮脫腐爛處故多試法物對衆按檢是乎則沿身
上下別無可疑之痕蹟是乎乙遣蒂於合面右耳則腐落左耳
則如常故親手按摩詳細看審耳竅湯血乾貼耳根堅硬毒氣

蓄積向裏其色紫黑圓圓長以官尺四寸五分是乎所謹按無
寃錄四縫條耳根係是速死之部而致命之傷當速死處不得
過三日是乎則死者之死未過三日者正合法文是乎旀看證
許吉伊所招曰辰九右側橫臥之際長孫以足猛踢左耳頰
之狀可寧目覩分叱傷痕分明致色不變故實因段
以被踢致死懸錄爲乎旀實因旣定正犯可覈哀此趙辰九
家素貧寠能商爲業時當窮夏乏絕去錢無他變通則要取
錢兩於四寸家而往其城之路醉於市酒而到于蒜山忽逢
騎馬之用空乃有不快之心以手捽足使之落馬轉成鬪鬨
之際其子長孫得聞此奇憤怒急到不分要害毆之打之又
爲踢之則老境辰九未過兩日斷送一縷其情也慽矣其死
也很矣入地兩朔幽鬱莫伸幸因若山之發告屍體採得虎

身查捉可見乾道孔昭是乎旀噫彼金長孫以年少力強之
漢得聞其父落馬被打之說挺身走去逢此辰九不勝憤氣
毒打毒蹋使此辰九致死於渠家則遂生惶㤼之心半夜負
屍入山匿埋揆諸罪案萬死猶輕渠於此獄焉得免正犯之
目乎正犯段以金長孫錄上爲乎旀趙若山段以死者之子
故以屍親捧招許吉伊方用海段俱爲鬪場參看者故以看
證捧招金歲回段辰九被打之由徃傳於其子鄭元燁移送
辰九於用宮家元召史以酒商伊日長孫行打辰九之說得
聞於風聞是如故並以詞連捧招金洛英韓昌澯朴昌坤俱
在鎭底故以切隣捧招尊位吳英先頭民崔大膺洞掌方
應成風憲崔在寬依例捧招取招諸人中從其緊歇或捧
三招或捧再招或捧單招爲乎旀黃州居盧用孫及該鎭

居朴奕明雖出供招在逃未捕不得取招全用言段此獄
源委始出於渠而不得不捧招是乎乃其子長孫錄於正
犯則父子同業自有其嫌故不塡色目而別錄從上爲乎
旀伊日闘撓初無行兇器仗故不得圖上而屍帳三件良
中天字勘合書塡一件官上一件給付屍親一件粘付
上使爲乎旀應問各人拘待檢所而覆檢官以鳳山郡守
請移牒行爲乎旀府使自此還官緣由并以牒報爲卧乎
事

題辭內覆檢狀悉考次屍帳捧上向事 六月初三日

鳳山趙辰九 實因被蹋死 正犯金長孫

覆檢官鳳山郡守趙秉老跋辭內此獄段哀此趙辰九素
以窮寠之人又無糊口之資則欲借飴糖之本錢而往其

城之中路店酒滿飲行步蹣跚逢兩人於路上可謂同醉而同伴矣忽見用宮之騎馬過去不禁豪氣之鳴道責無禮而曳之落馬受其辱者其何甘心以若殘疲之一壁難敵并力之三漢先入鎮底坐而待來適然辰九追後來到欲洩憤者之受辱更逢於鎮街而言詰於斯之際用宮子長孫聞此奇來憤挺來業更起禍機當道甚又不爲禁止反使激憤惟意觸踢厲亂所肆踢必猛毒是乎乙遣翌日自洞移送辰九於渠家傷處必是危重洞議自有指斥而渠不敢推諉順受真贓左是莫掩竟至致斃暮夜匿埋死不得爲家屬之収歛埋不過爲諱人之蹤跡自謂人鬼莫知坦然閱月乾道孔昭俱不漏網查覈之場父先納款椋招之庭子又自服獄情到此更無可疑而其在服念三思或恐一毫疎忽同屍首如法澆洗對衆按摩則沿身皮肉

腐消左右脇骨槎枒俱無喝起之痕是乎矣第其左耳根一尼貼肉色黑堅硬圍圓濶大分叱除良耳根速死之部位也辰九之被踢致命未過二日則法文所論洽合無疑是乎乙遣證拮丁寧檢痕分明故實因陵以被踢致死懸錄是乎旀因旣執定犯當辨別而執犯固不出於用官父子之間當初相詰者用官也追後行踢者長孫也長孫之行踢因其父之指使則以指使之用官當爲執犯是乎矣聞父被打騰騰趕來時雖無乃父指使子必洩憤乃已則今此長孫爲父之地豈可顧渠死生乎猛足毒踢勢所必然而辰九之死由於被踢被踢之痕若是明的則行踢者烏得免正犯之目乎正犯陵以金長孫錄上而其跡則當場之衛憤其情則天叙之敦倫其在扶倫亦有律文是乎旀金用宮陵此獄屬皆專由於渠則不得不依例捧供而渠亦

以足踢㨾納告者必是爲子手犯之計是乎喩弥以證招初不
行踢合叱除良子爲重辟父用次律𢚩不可塡只以罪人別錄
以上是乎旀金用官父子段受置辰九至於致死則卽當自首
告官是去乙掩埋滅跡雖出於愚蚩之習極涉駭惡是乎乙遣
方用海許吉伊段當場光景俱爲叅看故並以看證錄上金嚴
回段趙辰九相鬪之由傳及於其子若山鄭元爗段請言尊位
辛侄辰九於用官家元名史段只見用官與辰九喧聒以來之
狀故並以詞連錄上是乎旀屍親以下隨其緊歇或捧單招或
捧再三招是乎旀黃州居盧用孫蒜山鎭居朴突明出於供招
俱是緊關而檢前逃躱未得捧招是乎旀行踢時所着乃是草
鞋故不爲圖畫上　使而正犯金長孫具格牢囚郡獄罪人金
用官着枷拘留長閒是乎旀際玆農殷多民拘留實涉悶然餘

外諸人并姞保放郡守自此還官緣由并以牒報爲臥乎事
題辭內屍帳捧上是在果蓋天下之至重者彝倫也天下之至
平者獄體也子之於父〻或被打子欲必洗卽天理人情之不
容不爾所以有父傷重子減死之文也且犯有首倡則罪其首
倡卽獄體也跡著指使則坐其指使亦律例也而此獄段其父
被打而子爲之行打其父先犯而子爲之共犯父焉而族其子
子焉而聽其父以此觀之長孫之行兇容有其說長孫之爲犯
不無可議然而用宮之搆釁由於落馬辰九之相詰止於執袖
落馬無被損之證執袖非可傷之端則用宮之無傷推可知矣長孫之妄殺亦難逭矣
此不可議以法文者也重傷所著實因有歸實因所歸正犯有
定而用宮之先犯而踢之者非卽臂後手臂後無明白之痕長
孫之後犯而踢之者非卽耳根手耳根有堅紫之色其死之由

於耳而不由臂其犯之在於後而不在先其亦明矣此不可
膠於先後者也父被其毆子聞其說血憤阧起性命是判則
何必待其父之指使而始乃下手乎況於斷獄雖爲莫嚴扶
倫尤係所重豈或以捨其子而取其父歸之於傷倫敗俗之
科乎此不可律以指使者也噫彼金長孫徒切爲父之念不
顧殺人之律奉以打之足以踢之及夫翌夜之遽殞乃敢滅
跡而匿埋何幸閱月之後有此行檢之擧可以見天不可欺
而神不可誣矣證招焉若符相合兇供焉和盤托出實因之
爲被踢長孫之爲正犯無容更疑屍體段出給埋瘞長孫段
兩檢官約日會推以別杖嚴刑一次期於得情爲於金用官
段辰九之乖擧雖涉痛憤長孫之悖行固當呵禁是去乙乃
反旗之又與埋之究厥所爲可謂是父是子而子抵重辟父

用次律亦不無其嫌嚴刑一次幷與餘外諸人特為放送之
意初檢官良中幷只枚移施行向事 六月十五日

殷栗鄭召史單檢 實因服砒死 被告金丙道

初檢官殷栗縣監李秉綸跋辭內大凡人情孰不欲好生而
自以為就死者豈無所以然哉至於此獄必有未然之理而
甘作已然之事㕣使數語之隣人欲結百年之冤家天必厭
之神亦擯之論其鄭女之本事固當尼言析獄是乎矣莫嚴
王章不可違越故檢驗次鄭召史屍身出置于平夷通明處
先為乾檢繼以法物多試洗洗詳細看審是乎則仰合兩面
沿身上下無可執之痕損而合面右腿及腿肚一二處叱磕擦
痕此非必死之証但胸前有爪傷痕七處叱大三處叱斜長
以官尺二寸九分中三處叱斜長一寸二分小一處叱狀如

棗棘形俱係脤毒之症則亦不可以此致疑是遣諸招皆曰脤砒屍親亦云脤砒而其時急以米泔水灌下則仍吐砒礵小許是如從賓納告故喉中𣪊道試用銀釵〻色變為青黑指甲之色青袴底之血黑脳前爪痕等症涽合於無寃錄脤毒係而爪痕雖是脤滷之症其脤毒則一也故賓因段以脤砒致死懸錄屍帳為手疏哀彼鄭台史段素以偏介之性自謂無瑕之玉忽逢不精之金并立一厨聯聽激語適被媤父之覗責恐致隣人之嘲訕生不能明其跡死持欲潔其身暗解裔卜取出砒礵乾喫一封半日之間一縷遽斷其情則慽矣其死也浪矣金丙道段本以村底蠢愚之類遽入隣家少婦厨中暫要他境遊女紹介適值主翁之忤見至被木枕之揶打固當歸家潛伏恐其人知是

去乙更到其家自明其跡反為見逐使此無辜之女子漸生羞愧之心以至服砒自斃雖無手犯烏得免由我之律手金丙道以被告錄上為手旀屍親鄭石祿段結縛丙道之年少子婦無數毆打方在危境丙道之母亦被其打委頓不起不可以屍親有難全恕是手旀洪能山段即鄕台史之姨姪丙道看於伊目服砒之狀陳告其臨終雪冤之言故以看證錄上為手旀而任洞首三功講依例取招錄上而今此獄事別無可問之端故或再招單招而止為手旀被告金丙道具格嚴囚于縣獄看證以下諸罪人并只拘囚覆檢官固當請移擧行是乎矣鄭女既是服藥致死而形症若是明的覆檢官以待處分為乎旀試用銀釵驗封上使縣監自以還官緣由并以牒報為臥乎事

題辭內屍帳捧上是在果今此鄭女之自裁由於强姦乎
由於羞恨乎由於强姦則犯之者當斬矣由於羞恨則死
之者固浪矣於此二者可折尼言而夫强姦者制而威力
勒加汚辱之謂也若使金丙道跡犯於此罪著於此則雖
有自盡之的證難貸當勘之重律而今也不然乃舅但見
其支語厥夫亦不以爲怪則其當塲之沒捉平日之無瑕
足可以揣得而推知矣因姦捐命是固烈行也卓節也彼
鄭召史若無是行是節雖行姦必不死矣若有是行是節
則雖欲姦必不得矣金丙道者果欲强暴顯有殊常則隣
有人矣家有舅矣峻辭而拒之聲張而逐之何患無術而
必得其殴之還來始乃含淚而簿怨乎蓋其人則常時往
來之人也其事則遊女紹介之事也只信通家之厚誼妄

接丞廚之數語及其聖得見之而嚴責丙道隨之而謝過
跡近納履之嫌事涉拂牆之疑千古之蓄冤難洗旣無以
抗顏四隣之嘲笑交騰將何忍自處與其苟生而莫暴無
寧辨死而自潔乃以至褊之性遽作服毒之擧然則死由
於羞愧而不由於强姦其亦明矣形症旣皆相合實因更
無可議檢不必覆屍卽給瘞爲旀金丙道段全昧有別之
義敢作無禮之行寃家之指雖在渠苦主之發狀在渠而
特以死有所因跡無可執倖免正犯之目爲追被告之律
爲先嚴刑一次取招仍因報來爲旀鄭石祚段恐行悖惡
毆打婦女者不可以屍親有所容恕亦嚴刑一次并與餘外
諸人一體放送向事　此亦中銀釵段還下送印

六月初十日

海州金召史單檢 實因服鹽滷 被告金召史

初檢官海州判官朴齊近跋辭內此獄段以供而皆曰服
毒以檢而少無痕損發告時被打之說自歸誣罔相詰後
吐滷之狀不啻明的則疑端庶屛實因可定而其夫失操
莫掩醜穢之跡乃妻含憤難回偏隘之性徃彼叢惡忽加陋
名聞之者猶然譏誚當之者安能順受相抗執衿手勢乖
當擬裂兩脚口法甚悖唯彼李妻本以班婦僑去他家常
時苦楚已無可言當場辱境寧死甘心新恚舊憤一時層
激不惜鴻毛之命遽傾滷水之盆死固浪矣情亦憾矣夯
其吐瞽吐滷之說既發於諸招而觀於李召史招則曰飲
瞽之數許雖未的知五碗許盛儲之滷所減爲一碗許云
以此執定似近臆料旀究事理頗有依據分叱除良屍首之

身不發皲口不破裂指甲不青髮亂釵㸃等形症脗合於

法文乙仍于實因段以脹塩溺死懸錄爲乎旀邊判突妻

金召史段雖是常賤女流不思中冓之爲恥乃欲相抗而

掩跡及加孱説轉成詰閧女子之事不足責備班常之分

於斯蔑矣乃使李妻經還其家輕辨歛㚑竟至自裁其故

也由渠其死也由渠威逼之目固不足擬議由我之律渠

爲敵掉脫金召史段以被告懸錄爲乎旀李永祚段雖是

班族素蔑學識以若農夫之愚蠢偶行隣女之强暴不幸

現發致此變擧雖爲屍親合施嚴懲是乎旀家主李召史

及高嚴回妻金召史等段相詰之場吐滴之狀俱爲看旀

故並實看證李召史夫鄭義先段令前出他不得一軆取

招邊判突段其妻旣爲被告亦無緊関故置而勿問而 三

切隣及面里任等段別無屢覈只捧再招爲乎旀成涵之
土金如例圖畫屍帳三件良中天字第勘合書塡一件給
付屍親一件官上一件粘付上使爲乎旀屍體段掘坎假
埋灰印封標使面里任守直應問各人逢授將卒爲有在
果實因有歸獄情無疑分叱除良屍親亦爲請埋覆檢一款蔡
侯處分爲乎旀判官自此還官緣由幷以牒報爲臥乎事
題辭內屍帳捧上是在果盖良女潛姦天下之惡名也被
人發匿天下之切耻也潛姦而露跡者猶可死也發匿而
雪憤者不必死矣今此邊妻而不死而李婦之自死者有
非常理於獨何心是乙喩哀彼李婦年旣沒覺性又至褊
平日妬心久非眼中之釘當場醜說遽加舌端之苔揪衿
執帶手勢極乖灌糞毆脚口悖轉甚班常之分義旣蔑倫

里之譏笑必至舉措之該妾女行之彰損渠亦當自悔而
自慚矣於是乎舊恨莫洩新恚酷翢乃以不可轉之心奄
生寧無吡之計晴傾一碗許毒物自戕廿歲餘芳質即一
奇情浪死之鬼耳證招俱有的據實因更無餘疑覆檢質
之屍體痤之爲孫被告金召史段不思盧褱之爲能乃爲
反唇而相稽始也凌辱繼以鬪鬨遂使千金之軀竟斷一
縷之命由我之律雖可得免爲先嚴刑一次取招仍因報
來爲孫李永祚段晴姦諸女貽禍家妻此獄屬階非渠伊
誰此不可以屍親有所參恕亦嚴刑一次幷與餘外諸人一
體放送向事

六月十二日

海州黃聖禹單檢 實因自縊死 被告石盤石

初檢官海州牧判官朴齊近跋辭內此獄段變出山谷證眼莫憑事多黙昧鉤鉅無術可信者惟屍親而只請徵債之徵推竟無離人之指的何以則劈其起定其實是乎乙喩責狀焉屢加究詰檢驗焉反覆按摩是如乎一條縊痕究在喉下而右手心及左脚䏔䐊皮破肉綻之傷不無其詞其死也由於傷乎由於縊乎傷縊之輕重宜別自他之蹺蹊是審而深山空谷無人尒看所知者惟天地神而已事因沒捉疑晦轉深是乎矣傷非要害之處則因此致命恐難遽議至於作死套吊掛之狀聖實之見的然無疑是乎所唉此聖禹乃以半世𧿹躄之幸有數畝庄土全家資活專靠於此匪意城民之來侵至使從姪而脅訴歸路失券不無後慮吏呈立旨方使查實未及官決遽然定賭則訐先急於

受禀步極艱於病脚歎身世之不如悲家計之蕭索匍匐
歸來徘徊思量生旣無樂死且何悔解白帶而作套向赤
甲而結果是加喻屍口開舌出小腹墜下等形症脗合於
法文乙仍于賣因段以自縊死懸錄爲子孫石盤石段爲
一洞之尊位發論推土不是異死成群責稅何其妄率不
由官決恣行擅斷致有今日之變雖無手犯之跡難免由
我之嫌以被告懸錄爲子孫獄情始端於垈訟不可不究
竟故別定色吏眼同新舊田監該里執綱及山城解事人
等詳細踏驗溯告量案是乎則厥田足爲二日半耕原無
字號卜數而自庚申之後爲田監者以民結例賭爲出稅
於差役丹子者爲十七負一束也一年二年便成規例仍
爲田監之利竇城屬則不知東許認以民結只以戶別音

例春秋各一兩三戔式収捧至辛巳査結時城土境界始
為現露云是乎所既為城土則不可無稅又或過數亦不
無向隅爲互折裒田則依十七負一束徵稅例定給四兩
柴塲處亦以一兩酌定合五兩式每年徵給於山城田與
柴塲段依前賣買之意成給節目恐合事宜是乎乙遣中
間弄奸之田監不無其罪若為查出事在卄餘年死亡居
多今難追究是乎旀白千石朴末力等段與盤石同聲相
應倡論也定賭也無不參涉跡其所為不可無懲並以干
連懸錄為乎旀柳吉龍段方患疹疫其母代為來待故一
體捧招後並與金元伯崔仁基金士晩朴宗吉等置之詞
連而金士晩段黃哥之失券固不足强責渠以編髮之童
被酒毆人之習不可無懲是乎旀黃順西段令前出他未

得取招劫隣段巷無居人不得具三而詞連以下劫隣面
里任等段別無屢詰之端只捧再招爲乎旀弔掛之套頭
段屍親初不現納故不得如例圖畫原地所分叱開錄於
檢件後尾爲乎旀屍帳三件良中天字號勘合書塡一件
給付屍親一件官上一件粘付上使爲乎旀屍體段掘坎
假埋灰印封標使面里任守直應問各人逢授將卒實因
旣爲自縊屍親亦請埋瘞覆檢一款姑俟裁處爲乎旀判
官自此還官緣由幷以牒報爲臥乎事
題辭內屍帳捧上是在果無冤錄自縊條有曰繩帶纏繞
單繫十字而脚到地並跪地者眞可死而口開舌出牙緊
齒露卽其形症也將此法文攷諸檢帳則實因之用是執
定更無餘蘊是如乎唉此黃聖禹之自搤也斷曷故爲數

日耕庄土把作一家素封四張紙券忽爲六里青山動
輒扶杖每帳身運之多蹇勤欲奪土莫奈俗習之施頑三
十里艱辛之步專爲所懷之暴白初九日旁午之天始穀
消息之莽蒼矮脚難進嗟爾遠道之人同氣相求了然空
山之跡數頃松田只聞鴉噪之聲兩端木帶便成雉頭之
物人無看爲證自歸於烏有屍請出埋懷已悲於白活葬
觀跂辭中始緣塲㘴之見奪竟無生世之意思遽作結果
者誠實際語也因旣有歸檢不必覆而噫彼石盤石段身
爲城屬任是洞首則亦係民情宜加德察而乃以轉相易
之舊庄看作此可居之奇貨感之喝之想是當場之光景
買者賣者俱有前日之文蹟而此果本城之字內則爲株
城奬定給地賭者其事可究也於理亦當矣旣有查實之

官題叵俟歸正之訴稟而急於逞慫遽爾速訟民習雖曰
愚昧事理何其乖當乃於變出之後發此莫曉之語者縱
出於圖賴之計安免乎被告之目以別杖嚴刑一次仍囚
干連白手石朴末力等段初為倡論末乃責私雖然盜石
之指使語其情則二而一也並嚴刑一次取招報來是遣
田庫之四兩徵稅柴塲之一兩宜例施互垈主所告與洞人
所稟者無異同之論依此施行永杜後弊爲旀金士晚段
黃順西垈券之見失由渠酗鬧之致者究所習亦不可無
警嚴杖三十度懲礪並與餘外諸人一體放送屍軆出給
厚瘞向事

六月十八日

新溪孟台史查案 實因自溺

新溪縣令李喬寧跋辭內夫查案有十分明的之證無一
毫可疑之端然後始可據實而執定就緒而論斷是如乎
今此金召史段曰黃昏而爲期方未料彼怒之逢非白圭
之可磨也寧作自戕之擧乃以涉溱洧之舊步竟爲沉洛浦
之孤魂情固可憐事則無據衿帨入門旣重結髮之誼糟
糠同卓本無反目之嗔只緣候我手門外適值臥君於庭
中登時見捉惶之莫甚暮夜無知事亦可幸廚中節麵故
作婦女之職事哨下索棒忽被丈夫之毆打胐脥緊要之
處縱無必殺之亞心咤喝異乎常之時自有近隣之窃聽
至若阿叔之解挽置顔無地及其媤兄之臨救脫身有隙
一世難容前路杳茫隻影無依時夜寂寥顧無血肓之可
念生亦何爲空歎身勢之孟拙死固當然行到水深之處

枝若花落之痕既已埋瘗其兄免檢之恩可微方此查覈
諸人納供之辭有驗分叱除良以撈屍諸人之拾觀之屍
首之口眼合頸髻緊肚腹膨脹兩手向前微握手脚爪縫
各有沙泥等諸般形症照合法文故實因段以自溺致死
錄上爲手孫噫彼李萬先段形貌冗孱初無傑驁之習語
言拙澁果非悍妻之流其妻奸淫之狀執捉於登時爲夫
忿怒之心激起於當場一邉思量果難娶妻之道十分寬恕
故作齊家之責變不尋常何可抑情而掩過打止一朞實
非着力而猛踏是白乎矣盡念律文善處之方以示終始
全恩之意不卽挽止而任其所之不卽跟追而竟致自裁
究其所爲由我之律在所難免乙仍于李萬先段以被告
錄上爲手孫安世烈段不思隣誼潛奸女妻自有其律分

叱除良當初稱賂實於渠矣故以罪入錄上而行查之前
知機迯祿尤極狡惡另飭校卒期於捉得計料爲乎旀孟
應官段知其妹奸淫之由見其妹溺死之狀至於尔看其
埋瘞之處追後發告是誠何心揆以常情必當忍恥之不
暇而旣以發告則以屍親錄上而風憲趙先彬里任李太
尚頭民金宗萬等段俱以任名故並以面里任錄上文成
兼朴昌錄等段與萬先比隣居生者故以切隣錄上爲乎
旀朴成達段屍身推覓時行船者故以格工錄上李君培
韓孝右等段一是水茂沿浮屍之說傳及於頭民處一是
溺死之由傳言於風憲者故並以詞連錄上爲乎旀安圭
采金弘奎等段襲斂屍身者故以斂襲入錄上金永浩文
憲兼等段當初李萬先夫婦爭詰之境在傍尔看故以看

證錄𠅤為乎旀李萬唐段即被告李晩善之兄也雖出諸
人之指以兄證弟有嫌事體故置之勿問為乎旀安召史
段即屍親孟應官之三寸叔母也許埋姪女之屍是如旣
出供指則事當發問取招是乎矣其姪應官同為許埋是
如則別無可問之端故亦置勿問為乎旀李致文李萬石
等段行査前出他未捉故不得責供是乎旀應問諸人從
其緊歇或捧單再招或捧三招而止為乎旀孟女之死雖
是自溺是乎乃旣有屍親之發告事當如例行檢是乎矣
苫主願以免檢屍身旣已埋瘞是乎則掘檢一款待　處
分舉行伏計為乎旀應問諸人為先發問取招成案上
使而被告李萬善段着枷牢囚縣獄餘外諸人幷為拘留
以待處分為乎旀孟召史之屍身埋瘞處摘奸形止呈後

上使而縣令仍卽還官是守乃間有權停之日以致稽
緩不勝悚惶是守等以緣由並以牒報爲卧乎事
題辭內査案捧上是在果今此孟女之死由於威迫守由
於羞愧守由於威迫則夫之義雖別而冤有可洗由於羞
愧則人之命雖重而惡無可歸是如乎盖入奸我妻贓既
親獲則倫義所在血憤斗起不擇其梃刃不恤其性命必
欲甘心卽其常情而所謂萬善者特一臟腑未具之蚩漢
耳質本孱劣性又脆弱閭中之言不過薄責堦下之木亦
係微毆則有何威迫有何困迫以至有暮夜自裁之擧守
第以各人供招想像死女情境暗留桑中之期要結月下
之緣及其發時之被捉無奈其眞贓之自綻阿叔捉之既
無貰身之地隣人知之難防騰口之嘲蹤跡踽凉縱有家

而難奈兄弟强笑固無面於復歸與其苟生而忍恥寧甘
溘死而無知遂辦魚腹之葬輕擲鴻毛之命然則死由羞
愧而不由威迫其亦明矣證招有據實因無疑查不必覆
檢不必掘是遣李萬先段其妻之奸的有親執其妻之死
固所自取則由我之律不可擬議而人命所關亦難全恕
嚴刑一次并與諸人一體放送爲旅安世烈段暗奸他妻
馴致此變究跡定罪合施嚴懲而知機逃躱尤極痛惡另
飭校卒期於捉得報來向事　七月二十七日

平山姜召史初檢 被告鄭台史 實因服滷死

初檢官平山府使姜　潤跋辭內大凡殺償係是重辟哀
敬罔敢輕忽詳察痕損之有無定執致命之當否參聽詞
證之供招查得端緖之明白一毫不差十分無疑然後死

無長逝之恨生無横罹之歎而此獄段釁孽生於同媤之間
變出於一室之內謂之被打則痕損無所襯着謂之服滷
則證左無非親屬從何以憑問將何斷案其所決折尤當
審愼乙仍于同屍身出置于通明平夷處板子上以相當
法物洗罨着審是乎則俯合面上下部都無喝起之處而
喉間穀道毒痕有驗是如乎飮滷之擧在於詰責之後致
命之祟由於飮滷之餘則死固因於飮滷是乎所謹按無冤
錄服滷條曰屍雖發變心肺不爛增注曰惟其外不發變
又曰釵探有黯色洗之即白今此暑月之屍已經多日遍
體發變上體先腐而心腹之黃白純色銀釵之色黯有毒
節〻脗合於法文故實因段以服滷致死懸錄爲乎旀哀
此姜女段嫁已三載年纔二十既無媤母只有姒兄姒以

使之姊以事之而失和於言語之間逢怒於事為之際口
雖不言蓄憤既多不思自反之道乃懷背夫之心潛歸於
六月之念後其何不告而走還到於七月之晦間奈無逢
彼之怒緦父姒兄意無欣握之色峻責苛訐痛入骨髓之
間含蓄經夜心緒莫定彈指當午命道已判雖有好生惡
死之心乃以溘然無知之為安移步出厨滷缸入肟時適無
人命且有數傾滷一飲都休萬事以若青年之軀遽作黄
壤之鬼言其情則慽矣語其死則惻矣是乎旀隱彼鄭台
史年踰四旬眼且清肯捴執家事自費脣舌於是乎六月
磨麥之時既有厭苦之責七月還歸之夕又有暮来之言
萋女也苟具心腸必能反躬而久懷氷炭之嫌志切逞憾
猝肆梟境之毒計在我身故將一縷之命甘作千秋之讐

嗟呼斯女之死誰任其咎雖無手犯由我之律在渠難免
鄭名吏段以被告懸錄爲手旀姜旺守姜癸中等段一則
死女之娚也一則死女之叔也并以屍親錄上崔士江段
死女及鄭女之媤父也崔元凡段鄭女之夫死女之媤叔
也崔元宗段死女及鄭女之媤叔也崔在心段死女之夫
鄭女之媤叔也金召史段與死女及鄭女爲娣姒之間也有
所證嫌不必捉問而事在家間他無公證故不得已取招
而不愼色目付之篇末崔致順段始聞姜女飮藥之說又
往崔族求和之行故置之詞連金京武段居此比隣事無
所知故以切隣懸錄金道京段以任名待令故如例取招
置之色掌名目爲手旀八歲女兒段往傳死由而年幼稚
兒置之勿問私奴王男段旣是傳訃者則宜乎捉問而出

他未還崔京官段雖出各指令前出他故并不得捉問而
獄事之三切隣三色掌不可無者而數家孤村執捉無人
多有厥備其在擧行識椏未安是乎旀服滷磁冤初不拾
納故不得圖上覆檢官以延安府使請移擧行爲乎旀屍
體還入舊房灰印封標定軍人守直諸罪人拘留檢所以
待覆檢而府使自此還官緣由幷以牒報爲臥乎事
題辭內覆檢狀憑考次屍帳捧上向事
八月初九日
覆檢官延安府使閔吉鎬跋辭內盖讞獄之要檢厥痕損
爲諸詞證以損以證如瑞節無違無一分疑然後定三尺
律是如乎此獄段始因媤兄之見忤竟致姒弟之拚命苦
主之招不過單言而一口吠影攄取之說政如公證而四

面垓歌刑法莫嚴於殺越檢體尤愼於審克乙仍于按刑
書而屍身隨處捺摩依條例而法物多般洗罨是乎則仰
合全體日久腐爛肌膚肥瘦或化爲遊塵瘢痕有無幾成其
枯骨而至若腦前之一尾貼肉顯有數條線痕而亦幾爛
盡不可着手尺量明是生前爪傷之痕分叱除良髮亂甲
秃等形症吻合於法文所論故實因段以服鹽滷死懸錄
爲乎於哀哉姜女年已二旬笄今三祺未見尊姑之愛仰
依長姒之嚴則多少女工每不無自恐之心硬軟語言易
致有挾憾之懷夤緣不平已失同嬸之誼從此成釁每多
勃磎之日銷金月之暗歸本家反被妄猝之責流火日之
還到媤門其奈無禮之詬及門而無搤手之入入室而有
背面之色蓄憤成怨々激成恨當夜撫摩於爲爲本媤之

棄物終朝揣度以之爲隣廂之賊人一心如結九曲難回
於是爲舊憤新憾一時層激寧欲溘然無知之心迫此渾
室涔寂之際斷送一縷於頃刻之間死雖虛浪情亦堪悲
是乎孫鄭召史段生長村野習性愚頑名分則諸姒之昆
地位則一室之主凡於廚事野役設有衆務之未洽難當
溫言戒飭是去乙唐麥之日責以懶惰歸家之夕怨其無
禮遂使偏隘之性不能自反而任其判纆以被三七齡方生
之質竟作千百年不瞑之魂跡其心腸不可以一時婦姒
之分由我之律有難論斷分比除良屍親之指斥雪冤容
有可據故鄭召史段以被告懸錄爲手孫姜恒守段死女
之娚而發告者也姜癸中段死女之叔也并以屍親懸錄
崔士江段死女及鄭女之媤父也崔元凡段鄭女之夫死

女之媤叔也崔元宗段死女及鄭女之媤叔也崔在心段
死女之夫鄭女之媤叔也金邑史段與死女鄭女爲娣姒
之間也兄弟叔姪俱爲一室之內以此以彼不無發爐則
不必發問是乎矣事在孤村他無證見分叱除良初檢時
既已列錄故一體捧招是乎乃式無名目故特以罪人懸
錄而崔士江段身爲家長膝下諸人不能警御致此門庭
之變不善齊家之罪在所難免是乎旀崔致順段姜女致
死之後聽來士江之言往彼姜家以其私和之意爲言者
故以詞連懸錄是乎乃殺獄圖和後獘所在漸不可長不
可無警是乎旀金京式段居在比隣故以協窮尋之金京
道段以任掌私例取招私奴玉男段以傳訃人捧招崔宗
官段雖出諸招在逃不待故未得發問而屍親被告以下

諸罪人段別無緊関故或拇指單指而止滴晄不納檢庭
不得圖畫屍帳三件良中亦字𨤾勘合書塡如例分上屍
體段還入房中依初捲覆灰印封標定軍人守直諸罪人
段並付本府校卒而第今秋事方殷二百里来往多日拘
繫誠甚可悶故被告下諸人段逢授本洞頭民以待題下
爲乎旀府使自此還官緣由 并以牒報爲卧乎事
題辭內屍帳捧上是在果此獄段死在暗地跡涉疑怪
無的據檢或疎忽而惟以一碗之殘滴乃定兩案之實因
揆諸獄體有欠嚴愼是矣今以檢狀觀之屍首之渾身上
下無他痕損惟其腦腹之黃白不變銀釵之色顯有毒變
亂甲秃腦前爪傷等形症脗合於法文屍即出給使之埋
瘞爲旀大抵妯娌間分義有若兄弟之友愛彼長而我幼

彼舊而我新凡所事爲宜其依靠以盡敬謹之義卽其當
然底道理是去乙今此死女姜召史以十八歲脆質歸于
崔門於爲三載姑舅旣沒未見慈愛之是夫也尙癡未有
和洽之樂顧其情跡亦旣齟齬而噫彼鄭召史罔念親睦
每起勃磎橫來之誚匪意之責無所不至不堪其苦乃至
於暗歸覲家而及其閱月後還到媤門未聞安否之來詬
又遺責言之遽加於是乎舊恨新憤轉〻綢結閉戶撫枕
屢回思惟與其苟生而受困寧欲一死而無知乃闖擧家
之涔寐竟斷殘褸於頸刻情固慘惻事甚孟浪而苦主之
指斥鄭女檢官之歸咎鄭女俱有可據同鄭女嚴刑一次
取招報來是遣崔士江段身爲一門之長不能檢束於平
日則致此人命之事家不齊之律在所難免嚴杖三十度

懲礪並與餘外諸人一體放送爲旀崔京官段於鄭於差
俱爲從姪叔之親而妄談致死之因由有若扶柳者然究
厥所習極爲痛駭期於捉得嚴囚報來之意初檢官良中
枚移施行向事　　　　　　　　　八月十五日

平山柳應九查報

旀查官瑞興府使趙奭永白川郡守林星洙跋辭內蓋查
獄之體聽言觀貌據實於過實察情鉤辭起疑於無疑分
自他而執因審輕重而適中然後獄無餘蘊因服其辜而
此獄段兩檢合符案已成鐵一辭同輒證如印板是如乎
取考原案旀以證招到底查覈反覆思度是乎則柳應九
郭一蠢氓也惹起牢狗之責反激殺鷄之事一打行伯猶
爲不足追前之麁憤莫可禁遏在後之挽執安肯順受被挽

隨斤老少不分行拳所及肚膛受觸則金女是衰残枯骨胷膛是要害緊部脉錄所載痕損貽著當下致斃法文可考是乎乙遣且事在行伯之去後觸鬪之招歸空殞於時刻之不移他祟之說莫售以其同氣鳴冤語窮而反本隣證納公衆口而同辭是乎則獄情到此無容更議是乎旀弟念金召史乃以六旬餘老癃素有三冬內咳喘寒蟄暖動氣裏力残殆同渴油之燈經霜之葉而柳應九之揮觸本非有心適會運厄莫知為而為不期然而然是喻其弟之領原至情無非人理之可矜 鑾路鳴冤倖冀天聽之或回獄體至重法律至嚴有非一二查官所敢擅議乙仍于同正犯柳應九段還囚 府獄為乎旀擊錚人柳應賓段以鄉曲愚賤敢撤於 蹕路莫嚴之地者罪固罔赦恐合重警

是守旀其餘應問各人當此秋穫方張多月滯留極爲可
悶故并姑保放以待 處分爲守旀府使郡守自此還任
緣由牒報爲卧乎事

題辭內啓 聞次査案捧上向事 九月十四日

安岳鄭正乃初檢 寳同被踢死 正犯李承兼

初檢官長連縣監申錫孝跋辭內此獄段盖此鶴峴村是
日也奠酒浪藉殆同契酒之生面吊客許多使作辭客而
使氣始起鬨於門閥之高下終結寃於使嗖之残劣適丁
醉塲猶在作夢之罡境移乙怒處不覺生禍於忽地謹以
檢驗執其傷痕分寸見㨿錄載屍帳爲有在果如干作疵
色紅等痕處不必擧論而惟其下受陽腎囊左邊之傷上
應在顖門正中之紅盖加克慎更使逓審不惟應行之官

隷逮夫等待之罪入於載法文咸稱神符況於胷頸紅爛
櫻色又是受踢之挾踢所以被踢二字無容更議之仍于
實因段以被踢致死錄上為手於實因旣已執定罪犯亦
可論斷是如手李承兼則曰鄭甫根打鄭甫根則曰李承
兼踢苐以打踢兩言亦互檢證二字然後正于乃可下別
法案亦當蹉躄檢庭闒腎之傷衆目難掩鬪場執㮤之踢
兩證自在自言一批之打何無諸症之質檢亦無打傷之
重因已執踢痕之的分此不偷承兼以移罪甫根之心尚
曰打而未曰踢々之一欵承兼渠為逃也打旣虛而踢實
故李承兼段以正犯懸錄鄭甫根段置之干犯之目為手
於窮伏念屍帳所在右肩義磕擦作痂右眼下胞色紅等
處此是輕歇之痕々則傷痕也以甫根所謂一批據此揣

度則非特一批想應滾鬪〻則倘在於正乃被踢之前而到今甫根輕〻然自首一批粧撰底滾鬪之跡也伊日諸人必多見者何無一人言歟由有二焉一則承彙既已擔着此獄而言其甫根之鬪則恐有甫根之致怨也一則如其言出遍問嚴覈亦恐擔着故也然其鬪之傷如果非輕而重則正乃何以應呼而挽其他鬪手不過是撿著之作痂色紅等處而已言其情則惟酒無嫌也究其跡則既歇且輕是乎矣慮無不到疑其無疑敢此猥越推以著見庶諸愚度張皇論理是乎旀噫彼李承彙儒林之班名鄭正乃坊隸之舊物也昔日無冤今日無嫌殺則非偶而偶殺死則無冤而冤死論以法律烏得免殺人者償其命之獄是乎旀屍親崔召史段自初至終指以承彙復讎別無異

同則無所論斷而死者同生鄭正叔鄭正信段別無可問
之端並只拏拾而上是手旀姜鳳煥段先犯李趙兩鬪旋
歸㨾家不見正乃之被踢故置之詞連爲手旀鄭之珍段
雖是奚家之主始終鬪鬨不在於渠家而渠則汨於山役
不見其鬪故置之詞連而別無可問只捧單拾爲手旀鄭
煥必段目見其被踢行踢者故置之看證之目爲手旀鄭
召史段鬪鬨是在家主也而出於拱拾幾畢之際渠以目
見其行踢納告而既有條理且無異同故亦置看證只捧
拏拾爲手旀姜世煥段既已出他自現於供招丁畢之後
而其所見所供亦有緊切與諸證無所異同則更無可究
之端故置之看證只捧單拾爲手旀任才道段始終看參
於鬪場故置之看證而堅持諱私故飾以見爲不見眩惑

獄情者合有別般嚴懲是乎旀趙興俊段始起鬧於承魚終嫁禍於正乃然渠以跛病之人旣被打於承魚亦無犯於正乃置之干連之目是乎旀鄭道明段渠亦始終參看於當場出於證招然渠以憑托父教先歸不見終是牢諱故置之干連之目而亦不可無懲是乎旀鄭致模段亦是當場參看者而有嫌於其叔之爲干犯只捧單招置之干連爲乎旀切隣鄭允浩鄭季守鄭正模等段初捧並招而鄭季守則其母追爲緊證故有嫌於母子同參供招之庭而亦無可問之端卽爲放送爲乎旀鄭允浩則有可問之端別爲再招而其他諸罪人俱無可究之端故並單招而止爲乎旀正犯具格牢囚干犯亦爲牢囚而應問各人段分囚各廳以待覆檢爲乎旀此獄出於鄭哥之洞詞證干連

無非鄭哥干犯亦是鄭哥則不無扶抑之疑到底詢採又
劉家査問則其與干犯甫根各居他洞分派寸數已至疏
遠是乎旀屍體還入舊房尺帛封標定軍入守直令是乎
遣屍帳三件良中天字號勘合書塡如法分上而行移時
旣不着鞋故不爲圖上爲乎旀覆檢官以文化縣令請移
而縣監令奉承殷栗縣獄事檢驗官移定他邑事牒報狀
回 題旨自此發行于該縣檢所是乎等以緣由牒報爲
臥乎事
題旨內覆檢狀憑考次屍帳捧上向事 十月十一日

安岳鄭正乃覆檢 實因被踢死 正犯李承魚

覆檢官文化縣令趙冭夏跋辭內此獄段奠禮有吊始修
相恤之誼酒巡無節揔爲忘形之容高下矜閥殆同滕薛

之爭長彼此忿鬧無異秦楚之角勝既近鬪泥之歎豈無
罹網之鴻恶少激怒風馳電撃坊隷解鬪石轉外破驟看
外面雖疑一獄兩犯默究裏許自有取捨輕重一次手批
犯者自脤囊時足踢證眼莫逃立庭喝責之批即無過於
上頭自階揮曳之踢斷不外乎下部然則若傷上頭惟腮
惟頰乃損下部曰胯曰腎踢批論斷緊歇貽著腎類較比
部位判異是如乎第以檢驗言之仰面右眉叢之磕擦作
痂右臁肕右邊之磕擦處皮損淺薄四畔無瘢不過爲揮
倒時所撞則不足喝起是乎矣惟腎囊左胯之交畧瘢暈
方圓微墜至於腎尾而腎頭深紅不謂批而曰踢是乎所
蓋此分野甚狹難容一足則僅自胯邊疊踢腎頭其勢必
然是乎遣顱門之發紅兩手之不拳脂合於法文分叱除

良部位緊重痕損顯著獄情到此更無可議乙仍守實因
段以被踼致死懸錄爲守孫哀此鄭正乃段終日供役但
知瓶罄之恥忽地風波豈念戶閾之戒落眉之厄逢彼一
踼之毒扶腹之痕僅延四日之命吁亦慘矣是守孫亮彼
李承兼段醜習乃肆於醉後攘臂好勝餘毒益烈於當前
擲足不擇先於臍而後於隸跡亦近於怒室色市逞乎强
而終乎弱心不遠乎茹薰吐猶乃又則製藥試用不無納
悶之扶自家爲脫身逃避可見生物之贓潛蓄嫁禍之心
陰逞脫空之計言言苟且事事穿鑿喙雖三尺之長辭何
一寸之容正犯段以李承兼懸錄爲守孫鄭甫根段呼隸來
觀雖同道明之跡批頰勸解非助承兼之勢是守乃既以
手犯供招自服故以干犯錄上是守孫趙興俊始起鬧端

終致殺越雖無躬犯之端難免唱禍之罪故置之干連鄭
道明段渠若不呼正乃正乃不必應到而禍禍欄已胎於呼
隸解鬪之端故亦置干連之目趙台史以家主鄭李守之
母被踢光景終是衆看鄭嫂必其被踢之狀非但目擊扶
起正乃臥置房內者故并與趙台置之看證任才道見奪
衣件欲為還推終在房內不見外庭之事姜世晙供酒他
房則當初趙李之相鬪其後被踢之光景不為目擊而顛
仆階下之時暫有問答之事姜奉嫂一責承無又呼道明
請挽鬪事而已鄭之弘雖是葬家主人鬪端出於他家則
始終不見鄭致模適在他家不來鬪場而屍親輩捉去承
無時雖無往見別無緊關分叱除良且干犯之姪子故並
與上項諸罪人置之詞連為乎旀頭民鄭之玄不念獄體

之莫嚴舁送將死之人須絶於中路其在懲後之道不可
無懲是守孫器仗段旣是足踢亦無着鞋故不得函盡應
問諸人中別無可問之端者或捧單招或捧再招而止鬪
閱之家主鄭季守屢出諸招則事因盤問是守矣旣是趙
台史之子則母子同庭捧招懸有嫌端而亦無緊關故置
之勿問看證鄭台史非鄭哥乃是趙姓故以趙姓段正為
守孫正犯具格招因干犯着枷嚴囚干連亦為嚴囚餘外
諸罪人并姑拘囚以待　處分為在果竊伏念實因分明
供招的確元身不敢呼寃是去乙彼所謂李益淳者不念
其任之惡逮獄未勘經呈議送極為無嚴是守孫縣令自
此還官緣由并以牒報為卧乎事
題音內屍帳捧上是在果實因之為被踢旣係的確則屍

體出給埋瘞爲旀被踢情節終涉疑眩行査次今方發甘
丁載甯郡是去手並只枚移子　初檢官何事

十月二十五日

安岳鄭正乃査案 實因被踢死 正犯李承兼

査官豊川府使張斗熳跋辭內盖殺死之獄當償命而未償則死者之恨無以雪矣不當償而償命則生者之寃反有甚焉以獄段衆拾壤壤其信其疑殆同隔靴而爬癢兩犯嘖嘖誰正誰下便是對鏡而模形試藥而救療思歟義歟移屍而順受烟手戚手徒法良可以無寃倫情必責於富疑反覆鉤覈難得一言而決左右思量反致三思之惑李承兼之足踢證招明白鄭甫根之自稱答主不告是手乃罪入名目俱是甫根之族黨前後供招似有掩扶之眞跡

故屢回盤問別般鉤覈是乎矣獄老生奸無以得實故際
布耳目到底偵探則李承熏乃此邑之儒林而性本至頑
行事亮悖有名於一邑甚至有假托暗行御史已經刑訊
而可為出變者鄭甫根蠢蠢耕樵之氓而畏懼承熏莫敢
抵敵而一次批頰渠已首實則如有承熏之發惡可為自
觸者是如故捧招之塲詳察其為人則李承熏動止無難
辭色無嚴少無畏忌顯有悖頑鄭甫根供招模糊或正或
失擧止殘劣昏暗果如探來少無異同推此觀之人焉廋哉
然而以若似是之臆料未可決折於其間是乎旀想像光
景叅互事理以承熏之悖性怒與俊之務閥打倒興俊餘
憾未解際見舊隷之攙出鬪起新忿之激動不顧死生乘
怒足踢固其勢也是乎旀鄭甫根之發怒批頰不過是呼

不卽應而其所行踢苦主初不提告詞證亦無所見分叱
除良以烟竹吸筒自觸之狀既有姜鳳煥議棺校之看爲
是如手甫根之落枕自觸爲渠捽脫之自鳴而指之殺人
我死爲公無私之眞情執此以究疑上生疑慮無不到是
手矣正乃致命乃被踢之因甫根自觸無毆踢之證然則
遽何辭而執正〻干從何誘而劈破疑端乎生刼迸騈李
鄭雖同其緊其歇自有下別李承兼之被捉於議校鄭甫
根之自現於檢庭用意之逈殊情節之淺深自可攄破是
手亦以承兼父母言之如無所聞的知之事試藥饋肉恪
勤無怠戀乞私和給錢路需乎且以甘辭中五疑各〻發
問捧招是乎矣檢招查拱或同或異致諸眼內伏不勝怵
悶是乎亦正干之目惟在於李承兼鄭甫根兩人而於承

兼有足踢之明證於甫根有自觸之然疑捨此明證取彼
然疑者有傅會之嫌無害允之義乙仍乎李承兼段以正
犯懸錄鄭甫根段以干犯懸錄爲乎旀承此明查之甘辭
固當細加推究別出意見要其平允之政而只從知識素
蔑端緖甚微考閱初覆文案揣度查庭供招敢以府使區
區管見成案查報爲去乎料量裁處爲乎旀李承兼父母
出於諸招並闕證練不爲捧招鄭季守亦出於諸招故追
後捧招則與其母趙召史之招無異同而又無緊關故只
捧單招正犯以下諸罪人出付本郡將吏或牢囚或拘囚
爲乎旀府使自此還官緣由並以牒報爲卧乎事
題辭內查案捧上是在果此獄段先打者甫根也後踢者
承兼也此犯有先後而正干易混也地是鄭哥之盤據人

皆鄭哥之族黨此勢異主客而詞證難信也苟不能十分審
慎恐致有一毫差謬故執其可疑之論至於行查之舉而
及見查案同歸一轍庶可以因犯無疑生死無憾是乙喩
蓋重傷所著實因有歸實因所歸正犯有人而今此甫根
之打非即腮頰乎腮頰為無明白之痕承筋之踢非即腎囊乎腎囊為
有瘢紅之色分除良腮頰本非要害之部腎囊渠係速死之處則傷於此者
顧非自身乎然則實因之為被踢承筋之為正犯固不必有議於
其間是如乎噫彼承筋本以悖戾之性濟以酗拏之習始
也起鬧於興俊終焉移怒於正乃不分腎部之緊重恣行足
勢之猛毒一聲呌苦莫掩其傍證四日斷縷有合於法文
至若製藥而救療知機而逃躱者尤見其可執之真贓兩
檢官約日會推以別杖箇〻考察嚴刑一次期於得情為

旀鄭甫根段正乃之不即聽從干渠甚事而挺身代憤打頰行悖至有檢庭之自首適為凶供之藉口論其所犯一而二也特以因有所歸獄無兩償倖免正犯之目此不可以尋常干犯處之亦嚴刑一次取招因回報來為旀趙與俊之秉辭慈開任才道之篩辭納招鄭之玄之擅自擔移俱不可無懲各嚴杖三十度并與餘外諸人一體放送之意初覆檢官良中并只枚移施行向事

十一月二十二日

黄州金順玉初檢 實因折項死 正犯崔仲元

初檢官黄州牧使金喆熙跋辭内前件致死男人金順玉屍身依例初檢後屍帳三件良中天字號勘合書塡一件官上一件給付屍親一件粘付上使是在果此獄段可謂

同舟敵國儘是隻橋離地噫此順王仲元萍水相隨莫論
主客之強弱沁格同井奚蘊平昔之憤怨人之共利古云
最難酒之為害今亦固然一二級小魚之灾縮錐係些少
之物再三打左頰之血流已釀消始之蘖曰可曰否轉成
滚境或挽或解驅出陸地于斯時也仲元乗憤而旋上板
橋順王忽憤而欲下板橋一橋相撞要避無路仲元之足
纔動於閃忽順王之身隨勢而翻然罔念數丈許之高下
豈料一縷命之死生險些五六臟腑隨以摧裂卄七血脉
亦云搖盪惟此而止無生之氣而况挺身追踵也快手之
執髻形如鷹攫猛足之蹴項勢同鷙擊肋脇等之亂踏所
見處之危怖幸被救解而各自送歸也僅到得萬石家而
仍卧不起屢試用四箇丸而漸瘥無效竟使無病七尺之

軀斷送性命三日之內語其死則慽矣究其跡則浪矣然
則其死也亶由於被打而被打之先景看證諸招皆曰先
於船上觸頰血流又於橋下築踏項頸纖踢胸脇是如爲
有乃左頰之血流初非致命之傷胸膛肋脇亦無點可疑之
痕指而死者叫痛之時腹部牽引之說似是墜橋時內傷
與亂踏之所祟而然而旣無外著之傷損則不可以臆斷
指的而第以被打後指痛處言之則死者之喉間微語必
曰項痛試藥丸饋米飮之時使之扶首依坐而藥不能吞
下此非項損而何米不能飮下此非項傷而何且其移臥
宋家之時垂頭抵胸而又以檢見言之仰合上下無他致
命之痕而惟項頸有傷痕而其形症分寸旣錄於屍帳不
必架疊而同項骨都無著絡脩之抵膂仰之及背左之右

之摇〻不整者的是項折而屍首之髮亂手散等形症亦
為脗合法文故實因段以折項致死懸錄屍帳為乎旀崔
仲凡段賦性狼戾宅心兇獰見縮之物不過蘇魚之二級
寧失之義頓忘管鮑之兩契不忍芥纖之嫌忽發火苑之
肚拳觸足蹋惟意不瞻項築脇踏甘心是快速此禍變者
胡寧忍斯乎悔其往事念彼重傷訪醫求藥勸飲欲効究
其素性之如右則似非故必之用心撰以真犯之若彼則
其奈情跡之難掩渠雖云醉漢之所使焉得免殺越之當
律且其情節之自服無奈天理之孔昭仲凡既為重犯
王章自有三章崔仲凡段以正犯錄上為乎旀陳守官段
與仲凡同是沙格金正涉段既是船主而伊是鬪場光景
始終目擊極力挽解者故并以看證錄上魯萬石段渠既

順玉之食主人而順玉被打之後藥餌米飲多般救療者也承在治段
果以醫人對症投劑者終非置之詞連為乎旀徐學成林奉吉宋學祿等
段雖出供招俱為檢前逃躱不得捧招為乎旀崔仲凡之
母李召史及仲凡之兄用凡等段出於供招而非徒證據
亦已檢前逃躱故不得一次盤問為乎旀正犯罪人崔仲
凡段着枷牢囚并與應問各人待令于覆檢所而覆檢官
以載甯郡守請移牒行為乎旀牧使自此還官緣由并以
牒報為臥乎事
題辭內覆檢狀憑考次屍帳捧上向事
十月二十八日
黃州金順玉覆檢 實因折項死 正犯崔仲凡
覆檢官載寧郡守李龍和跋辭內此獄段釀禍於緻魚之

縮送命於數月之內本事之無據致死之甚酷未有如此獄者也在傍之叅看猶屬歇后行究之當者已爲自服則其所論犯必無疑眩是乎矣至於死因之執定决案者必致疑者多是如乎被踢於數丈高之橋滾落於數丈下之地其死也由於踢乎由於落乎又以看證正犯之招見之項頸脑膛腹部脇肋等諸處二次足踏是如云云則其死也亦由於何部乎今此金順玉屍身試之以法物按之以親手是如乎左頬之一庫叱作痂形如棗葉其痕甚淺不可爲致死傷是乎遣脑膛腹部脇肋等部位毫無著顯之傷損旣曰被踢被踏而此曷故爲是乎喩執此疑端謂之而內傷則無寃錄酒食醉飽死條有曰凡喫酒食醉飽致蓬踏內傷者口鼻糞門有飲食并糞帶血流出云爾而今

此屍體初無此等之形症遽難謂之以內傷是乎所疑眩
轉深隱伏莫摘多般揣量移時看審則全體之青紅雖屬
於變動是乎乃面部之式紅全黑左頸之深紫微浮無非
喝起之驗係是亘肆之氣故使仵作等扶而起之護而坐
之哀此頭顱搖搖無力前而前垂後而後傾如非斷脉必
是折骨夫人之項骨初無硬直形似聯珠雖使無心之人
被擠於其後靡有不推折者則況其猛踏之下折項致死
斷然無疑是如乎前所謂由於踢由於落而致疑者到此
而釋然故實因段以折項致死懸錄爲乎旀噫彼崔仲凡
段以賤土極惡之種在無何不省之鄉數級魚見失是胡
等大事而起端於舟中結果於檣下遂使七尺之軀莫保
三日之縷 王章至嚴焉敢免正犯之目崔亦人也縱托

前生之業寃是可忍乎竟作他鄉之客魂乙仍于正犯段
以崔仲凡錄上爲乎旀死者金順玉段乃以鼠竊之愆猝
當蜮射之變豈料舟中之敵堪作橋下之鬼其情其境至
憾至切是乎旀所謂屍親金亨汝段初非血屬係是姪婦
分叱除良死者致命之後始待檢庭前後事狀都不叅知
故只捧單招金正涉陳守官段鬪鬨光景致死根因終始
叅見故置諸看證之目里任安石伋頭民閔亨玉詞連曾
萬石承在浩坊隣崔培恒李台史金台史坊任金敬仁等
段別無可覈可問之端故并捧單招林奉吉徐學成宋成
祿等段雖出供招而檢前逃躱不得取招爲乎旀正犯崔
仲凡段具格牢囚于該州獄而際此寒節罪人之多日滯
囚情實悶然故看證以下諸罪人姑爲保放爲乎旀郡守

自此送官緣由并以牒報爲卧乎事

題辭內屍帳捧上是在果此獄段販利同歸隱敵國於舟中挾憾相視遇讐入於橋上亂脚之緊踢莫敵三魂飛越猛拳之交打且毒二佛涅槃以至臟系震搖腹部痒刃而頭顱之搖搖無力前垂後傾的是項頸被踏之祟則實因之以折項懸錄確有可據屍即出給使之埋瘞爲於噫彼正犯崔仲允段二級魚欺取初非大段物件而同念同舟之誼恣行使酒之舉打之踢之繼以蹂踏遂使客鄉來寓之蹤竟作泉壤寃枉之魂情節之兇悖胡至此極而惟其醒後悔尤試藥救護者可知其初無故必之心然既犯戕殺之變難逭代償之律兩檢官約日會推以别刑杖個個考察期於究竟是遣餘外諸人別無可問之端并即放送之

意初檢官良中校移施行向事

十一月初五日

瓮津金召史初檢 實因被打死 正犯申命敎

初檢官瓮津府使李奎觀跋辭內此獄段起閙辛夜過入傾耳行亮乎時少婦斷魂形症十分脗合獄案一言可折出嫁數年家和頓喪歸寧百里婦道尤缺憑聽母病之重强從夫後而歸困於井臼精糠不飽冷彼閨閫琴瑟無歡胡為深夜子來之際遽發令夕人跡之多疑雲山起業火斗湧拳毆足踢吁彼申漢恣行惟意燈滅意黑哀此金女救應無人媤母高其聲而何不卽挽甥記切於心而未能自起一縷遽絶於當下十日欲掩於從中先以飲藥吐瀉假托濱死將欲秘喪隱諱强自招魂延拖數日始乃來飲

而視屍親死女之非命誰不驚愕而憐惻乃毋之譎詐右
極痛惡第以身上形症論之腦膛之紫黯兩肋之紫黑紫
黯脊背之紫赤癊暈左後肋之紫黯處或圓或斜或橫分
寸濶大可想伊時毆打踢推不辨緊歇以若痕籍之痕損
能免當下之致死乎謹按無冤錄被打條屍口開髮鬢亂
兩手不拳云四維條仰面腦膛右肋合面脊背左後肋若
分寸深重毒氣紫黑即時向裏可以當下致死云云而今
此形症節節吻合於法文是乎等以實因段以被打致死
懸錄爲乎旀申命教段責受於毋捉致於妻罔念伉儷之
義打甚猛毒何其不忍極爲凶獰以竹打痕已無身上況
以飮漿吐瀉假托濵死延拖數日强自招魂束斂之後始視
屍親此等譎詐必因指使而拳毆足踢渠旣承款自知罔

赦惟願速死是乎等以正犯段以申命教懸錄爲乎旀其
母王台史段性本狡惡驅迫其婦種〻行打隣里之所共知
也抑亦一邑之所共知也十六日夜謂有婦辭不順以炊
竈木打之渠亦自言而其子之所目睹者也若致重傷則
不過數日之間勢末由究合而夫又何以更打雖有乃母
之初打繼無其子之更打則必無此變也前打非重後打
是重痛彼其姑常愛其婦則爲有其子之失和若無今夕
何多人跡之說則又爲有其子疑於心而打其婦乎釀成
此獄者無乃爲其母而爲其姑乎究厥設心合寘何辟以
母證子之嫌不爲推問而著枷嚴囚以待　處分爲乎旀
外孫女十二歲十歲兒以年未滿十五歲不可爲證故初
不捧招而詞連金允方段初以過聞申命教詰打之聲納

告無異他者之招更以媤母行打之說傳及屍親以致疑
訝汗幕衆女之說竟未指的納告年過七十式不無老妄
不足深究是乎旀看證段事在家內時已夜深立證無入
劫蔭柳君方金丙江段別無可問之端故只捧吾招而止
爲乎旀行亮兇仗段既已毆踢果無兇仗故不得圖畫上
送爲乎旀屍帳三件良中天字䮘勘合書塡一件給付屍
親一件官上一件粘付上使爲乎乙在果屍體段還眞舊
房灰印封標達授面里任使之守直而申命敎及應問各人
等并因府獄以待覆檢爲乎旀覆檢官以長連縣監馳進
擧行之意發關知委爲乎旀府使自此還官緣由并以牒
報爲卧乎事
題辭內覆檢狀憑考次屍帳捧上向事

十月二十八日

龍津金召史覆檢 實因被打死 正犯申命教

覆檢官康翎兼任中軍吳鼎鉉跋辭內此獄段禍在蕭墻人所難言變出昏夜證絕可憑將何以劈破疑眼確成鐵案是手乙喻金召史段姑兮　磎恩欲生瘧婦也甯囷不容躬助婚百金御吼不止喫貧三歲鼓食未免娚妹往已多見忤夫唱婦隨惟益蕎懟户有入跡母傳帀帍夜歸寢所子疑吠徒蕃言入耳夫詰暗迹累各逈身妻有慍語飛棒星馳不分緊歇深房燈滅頓絕挽援哀苦之辭金哥之口拈昭然棒打之聲嚴女之耳聞丁寧媤母之追挽乃非實心強漢之猛打已被重傷遂使無瑕之玉仍作輕碎之壁殺越之變從古何限而豈有如此獄之至慘切亮

者乎同屍身洗以法物詳細看審是乎則仰合諸處青紫
黴堅之痕非止二三而別無速死必死之傷是乎乃背膛
有青黑黴堅處一庫圍圓長六寸左肋有皮破紫黯堅硬
處一庫圍圓長八寸毒氣蓄積右肋有紫黯堅硬處一庫
圍圓長一尺三寸是乎所此部俱係要害必死之處也一
處受傷猶不可自全況三處痕損分寸如彼濶大雖欲不
死豈可得乎且左肋之毒氣蓄積比諸兩處尤深且重數
刻致命不亦宜乎究供曰踢之證供曰打之然則今此傷
痕乃足踢之傷歟捧打之傷歟踢打之間死則死矣然不
可不執一以定實因是如乎像想當場光景方夜詰妻之
際其妻起坐則踢其背膛而倒之繼以捧木無數亂打諸
部之深傷良由此也豈踢之而如是爛熳耶盖背膛方圓

之痕乃踢痕也左肋等傷損即打着之痕也兇身雖曰以
牛尾鞭等物更打脇肋云是乎乃此非麁重之物也以此
而豈能致此耶此乃隱匿兇仗漫漶指告者也然則左肋
之傷損有重於脳腔則不可捨重而就輕分叱除良棒打
之聲出於墻外隣里共聞且鞭打竹打渠既自服則梃刃
之間無異踰款也獄情到此更無可疑謹按無寃錄四縫
條曰凡打着分寸積大毒氣蓄積可約得一兩日身死今
屍口開兩手不奉等形症節節脗合於法文所論是乎等
以實因段以被打死懸錄爲乎旀申命教段夜半帰巢戶
扃不鎖暗中入室燈火已滅俄有人跡既非我而是誰今
既夜落新無他而必奸未料毋戎之巧舌愈怒婦言之逆
耳醉氣方濃業火陡起踢之不足繼而毒打既醉而生死

不分方昏而輕重何擇遂使青年之女竟作黃泉之鬼縱
云數刻苟延無異當下致命經日抬魂可知掩跡飲擬杖
井無非粧撰敢以死中求生之計隱匿罷仗先踢後打或
竹或鞭等說一直漫漶分叱除良諸部受傷之痕歸之於
渠母之毆打究其設心狡凶極矣倫彝斁矣本罪之外合施
加律成獄償命斷不可已申命教段以正犯懸錄爲子孫
其母王召史段新嫁之婦雖或不敏教導養育固其道也
而不念嗣親之義常懷吹疵之心飢不推食寒不裁衣認
以獘蓰看作芒刺百般恐喝咬打備至三時驅迫隣里嗤
罵抱藏禍心未得其便微伍憾悦之跡釀成衽席之變諺
其性則鴆毒是若論其行則鬼蜮難近此獄眞犯非渠而
誰似當實之次律而決獄之際扶倫爲重且與坐堂有異

證嫌所在不得捧招是乎乃恐不可歇勘叅侯處分爲乎
旀王召史外孫女段雖出於供招年在未成不得捧招所
謂曰杵屍親雖爲現納既無證參亦無的確之跡不爲圖
畫嚴召史及金允方段毆打之聲隔墻聞之故質之看證
姜所回李基俊段金女之死互相說道故質之詞連并與
功隣面任等或再招單招應問各人等還囚本府獄以待
處分屍體段還入房內灰印封標逢授面里任使之守直
爲乎旀屍帳三件良中地字踏勘合書塡一件本府上一
件給付屍親一件粘付上使爲乎旀中軍自此還營緣由
并以牒報爲臥乎事
題辭內屍帳捧上是在果彛倫之殘從古何限而豈有如
此獄之至兇絶惛者乎噫彼死女金召史以何前生之寃

業遺此悍姑之勃谿初無失措而輒被其毆迫必或拂意
而每加以咬打以至舌質斂揚情漸肆於糟糠笑刀割銜
膠難合於琴瑟巧搆房外之徙吠挑發心中之狐疑以打
以踢哀苦之聲既入於屬垣之耳是母是子同惡之跡齊
發於供庭之口且以兩檢形症觀之腦膛肋背紫黯堅硬
之痕如彼濶大則實因之為被打無容更議屍即出給埋瘞
為孫噫彼申命教段奉母棄妻同室居生既為有年則乃
母之不愜於厥妻厥妻之不容於乃母宜無不知是去乙
信聽無憑之說卒加難洗之累毆之踢之恣行兇悖竟使
廿歲餘脆質遽作兩日內寃魂旋生恇㥘之心敢圖掩諱
之計暗請隣人誘之以速瘞堅拒屍親使不得詳審又於
檢招之庭初以飮醬投井等說漫漶納供末乃撤出乃母

之惡習隱欲歸咎而自明者尤是斁倫之一大罪案也以
渠論渠那得免代償而謹按 大明律鬪毆條云夫毆妻
至死者絞入命條云夫毆死有罪妻妾者杖一百今此申
命教之妻金召史豈其有默昧之罪而行此殘忍之擧乎
厥諸證招未見可執之端論以律文自有當施之科兩檢
官約日會推以別刑杖個々考察期於得實報來以爲究
竟之地爲旀其姑王召史段梟獍本性縱無慈愛之恩螟
蛉少婦有何可殺之釁攛掇悖子以速鉅獄此何異於坐
堂指使而惟嫌其以母證子不爲取招於初覆檢庭然其
在懲頑勵惡之政合有重究爲先嚴刑一次仍囚報來爲
旀看證嚴召史段居在兇身之比屋厥聽當夜之行悖則
此獄緊證捨此伊誰而初檢時一不捧招者有何隱情而

然是喻事之踈忽莫此爲甚初檢刑吏段嚴杖二十度并
與諸人一體放送之意初檢官良中枚移施行向事

十一月初九日

遂安吉鎮基單檢 被告吉之枚 實因自刎死

初檢官遂安郡守金在豊跋辭內此獄段禍起於蕭墻變
倫戮絶死由於自裁痕損貽著諸供轍歸苦主自輸獄情
到此毫無可疑是如乎同屍身出置通明詳細看審是白
乎則仰面頭門稍後有皮破處一處形如棗仁按指柔軟
此則當初吉之枚執其鎮基之髮而鎮基以已執之危石
自撲其頭而少傷皮破者則不可論以緊歇是乎遣且肚
腹當中有刃傷處一處皮破肉綻形如牛目圓圓濶大而
脹子叙出盤在腹上更有何形症之論蓋以諸指觀之外

卧房中之時請言冷水連飲幾次則其所能言可知而何
不言誰入處被刺乎況孫葛俊見其父昏倒爲其急救不
出門外伊時鎭基立於階上開門猛擲在外自刺則在房
葛俊處有何狐疑以此推之其所自刺無容更議是乎旀
至於屍首之形症口眼合臂曲而縮肉黃髮聚節節胞合於
自刺死條是乎所刺割二字宜有區別而更按無冤錄則
本無自刺死條故實因段以自刺致死懸錄爲乎旀噫死
者吉鎭基段其所持心若爲內正外眞則豈有此今日之惡名
手到此而疑無能言其妻全女雖曰年少沒覺乃夫彼女
實無耳目之有異則縱有偏慾之事似此悖倫之説何敢
出店而輕構是旀過去素秋以若毒心豈可順順然見逐
手以乃妻之言歸之實則但謂可殺而自殺者是乎矣旀

至證指而既無登時捕捉之說不使斷以可殺者論矣然
而初緣於之枚之喝逼載其惡名羇寓他境是如可為其
些少之物苟還故土聞其冷落之說蓄積之心一時并發
方寸漠然不如寧遠而無知決死驟入猝開擲石鬪其之
枚死之說閃刺其軀勢所必然其情也慽矣其死也浪矣
愚彼吉之枚段以其老成之門長設有門內不義之事一
邊掩護一邊警責隱惡遷善於理當然是去乙反以隱微
之形跡彰聞于遠近不思自取其悔突出洞裏與子同惡
或髮或頰竟有此毆越之舉究厥妄性之惡習無異感逼
罪死難容是乎中屍親吉鎮咸三指曰渠以在他之致初
不目睹於當場髮歸於葛俊之迯躲初以葛俊傍被刺様
雖先發告追聞渠從祖目睹之言則實非葛俊之行刺云

若以不犯者驅陷於死地反被其殃是如乎大抵矣弟之
初得陋名而見逐者都由於吉之枚分叱除良伊日亦無
髭頻逼迫之事豈至於擇地自裁之境乎顧使吉之枚施
以連律俾雪寃恨云故被告段以吉之枚懸錄爲乎旀領
彼吉葛後段何其至愚沒覺耶伊日鎮基之入來莫不過
暫時逆旅者則可以爲隱盜青之吏不入跡理所當然而
歷視孤殘與其父助惡致此枉命究其罪犯其父其子二
而一也宜置干連而反爲逃躲疑歸於屍親者尤極校惡
期於捉得次多發校卒四處詷探是乎旀死者妻金召史
段雖有墻內逢彼之怨胡不思其夫之敗身秉隙出庭浪
播淫說至使見逐未過幾旬又致其夫之枉命究其倫愎
罪難容貸而年纔十五迷沒世情責之無益而旣以死者

之妻故屍親錄上吉昌俊段當場先景在傍目睹則宜置
看證而乃死者之從祖也惟有嫌諉亦以屍親錄上吉致
福吉致仁段即昌俊之子故不列於取招中只一次平問
而呈後爲乎孫吉致邦段宜致劫隣而伊夜致死之說傳
及屍親故置諸詞連吉玄幹段聞其子之言馳往問答故
亦置詞連而與吉之枚爲乃叔乃姪故分庭擧行吉玄宅
之妻文台史段此獄禍胎但由手渠矣則必是重勘之不
暇而揜前迯躲吉允辰段在外自刺之時在傍目覩則此
獄之緊證莫過於此而在迯不問吉允辰妻吉險尚白召
史等段雖出供招亦迯未捉并不得取招餘外諸人別無
可問或捧單再招而并姑保授被告吉之枚段着枷嚴囚
郡獄而屍身之移置於之枚家時屍親輩擔去故無擔軍

名色是手孫屍帳三件良中天字號勘合書塡一件給付
屍親一件官上一件幷與行兇刀子圖畫粘付上使同屍
身仍掩舊衣還入房中灰印封標爲有如乎大抵此獄實
非被刺之事而自刺致死的實無疑分叱除良且屍親願
爲免檢速埋是乎所覆檢一款以待處分爲乎孫郡守自
此還官緣由幷以牒報爲臥乎事
題辭內屍帳捧上是在果此獄段發起一門之內證招爲俱
係嫌避死在尼刻之間情節爲極涉駭惑惟以當場光景
參互事理以辨自他之別是如乎今此死者吉鎭基卽之
校之卑行而年少乖悖者也之校家中葬之醜旣由於鎭
基之作俑則之校之阿逐鎭基不與之同里居生卽鎭基
自反之一端而乃反忿恚其嘖言轉生凶刺之兇心與其

苟生而受侮無寧殺彼而我償忽依石危雷聲仍即刀光
霜翻于斯時也在房之葛俊扶護其父蒼黃罔措則其曰
葛俊自外行刺者必無是事是遺藉曰行刺則何不取刀
於渠家而往携於隣寡之空廚乎且手執鎮基之頭髻數
次批頰者決非行刺後舉措而吉允辰的見其自刺之狀
是如則俄所云自他之別不辨而自辨矣檢不必覆屍即
給瘞爲旀以吉之枚言之其在老成之地族黨中凡事宜
乎雍容善處無所相梗是去乙乃以黙昧難言之釁逐出
鎮基以聲其罪今又逢輒叱責使不得見容於隣里彼乃
不勝畜憤竟至於自戕其身命則被告之目在所難免以
吉鎮基言之淫姦同宗之妻醜說莫掩毒打尊屬之親傷痕
既著滅倫敗常律有當施則其死也雖無足恤其在重人

命嚴獄體之義不可不如法處斷同被告吉之杖嚴刑一
次取招報來為旀餘外諸人并即放送向事

十一月十五日

延安鄭召史初檢 實因被踢胎傷 正犯朴春成

初檢官延安府使閔吉鎬跋辭內此獄段春成來鬧於一夜之境抱實并落於五日之內自有殺變以來絕憐不忍之情景非不層疊而無足以比喻於此酷也孰不曰其殞也必有故焉但決獄之要專在詞證與痕損苟或缺一則因犯未定獄體未備故鉤鉅劈破無一分疑然後可以為平允之政而今此之獄二者既欠的確如非胎傷其死無名是如乎以言乎形症則仰合沿身乾洗檢驗無他一點喝起之痕惟獨腹部上自心坎下至肚腹純白浮高以手

按摩血水濃汁流出産門胞衣死兒亦以看驗是乎則其
色紫黑血瘀軟弱俱合於無冤錄胎傷死條是乎旀以言
乎詞證則當場光景適之看審則朴致化追後來到爲解
相詰執其髮髻驅出門外而已未見其足踢之所抱屍親
車哥之以報惡之心質言被踢等說俱不足爲公證是乎
矣惟此李召史聞其死女所傳被朴踢後腹痛之言有十
分可據者死女雖慌㤼戰慄之中胎有記得者故向李召
史先發此語則李召史之耳聞雖不如目見此足爲證據
此獄是如乎然則女所以死雖由於胎傷胎所以傷即由
於被踢〻者其誰推究根由則鄭女之命顧非朴春成之
所宜償乎今此實因單言被踢則春成差有抑菀專謂胎
傷則鄭女豈有寃恨乎故實因段以被踢落胎被死懸錄

為乎旀哀此死女廿九歲強年近十朔孕婦家雖貧寒夫婦湛淪此世便渠極樂彼漢是何業冤泥醉突入舉仆佩鞋之渠夫其所行悖將至駭機樣則其在女子之心驚惻先動翻身起來扶執挽止之際朴漢之揮脚着過腹部以孕腹護持惜心全不受毒踢故痕雖未著胎已驚動纔過一日至為死胎則其母之猶不當場并斃更延二日亦是料外飲之以蔘料試之以蔦鍼雖出於倖望其穫卵既先墮巢豈不覆胎傷猶可代償況母子并命乎究彼朴漢本以技酒悖類指目洞中自來有名之漢也而雇丁打式爭其先後雖是生涯邊事其在比隣之誼本非惹鬧之事而朝往一鬧已是足矣夜又再鬪是何習也雖使孕婦無損身命未免鬪狠之罪況此兩殞其命誰任其讐乎然而無

竆者獄情至重者人命也苟爲原怨不無詳究之端而知
其孕而踢之則知其死而殺之也不知孕而踢之則不知
死而殺之也此漢所犯與謀殺雖異歸之過誤則非也渠
與車家近如一室則雖在尋常隣婦之有身自然聞之况
鄭女準九朔懷孕則親近相從之地豈可曰全然不知乎
孕女之不可犯尺童之所知也佯若不知揮斥亂脚者其
非知其孕而踢之耶究厥所爲烏得免三尺乎問感問
之下終不輸款渠雖死中求生之計言念悍習尤萬萬難
貸故正犯段以朴春成懸錄是乎旀車一官車一萬段死
女之媤叔而發告者也車官甫即一官一萬之兄死女之
夫故并以屍親懸錄李台史段近在官甫之耳房車朴相
閧光景終末目睹自初鬪聲終始耳聞鄭女被踢動胎之

狀對面目見亦爲問荅者也故以看證懸錄金明西段以
其隺人而搗役者置之詞連文成圭段鄭女死胎之後葛
以鍼之而旣知其死胎則以葛穿下有何所據是乎喩若
鄭女胎旣未下只見煩悶痒痛而試之以鍼則其咎安知
不由於穿鍼乎姑以詞連懸錄是乎乃在後防鍼之地不
可無懲是乎旀獄案之功溝未備有欠式例而四家孤村
二是車家二是朴居不得具塡是乎乙遣頭民隺成祚尊
位吳能日段依例捧招以備色目朴致化段卽兇身之兄
而方張混鬪之場曳出其弟責以停擧分叱除良旣出諸
招則固當蘐問而以見證等有違格式故置之勿問金北
青段勸諭兇身使之逃避者則所閱甚緊是乎矣變出後
先爲逃躱林官汝李代同等段朴致化曳出其弟之時俱爲參見而亦俱

迯走不得發問行兇器仗旣以足踢不為圖畫屍親看證以下諸罪人段別無究覈之端故或一問再問而止黃字號屍帳三件良中勘合書塡如例分上屍軆段并與兜屍舥衣還入房中灰印封標定軍人守直諸罪人段姑為保囚以待覆檢而覆檢官以原定兼邑白川郡守文移請來為乎旀府使自此還官緣由并以牒報為卧乎事

題辭內覆檢狀憑考次屍帳捧上向事

十一月十八日

延安鄭召史覆檢 實因被踢脫傷 正犯朴春成

覆檢官平山府使姜潤跋辭內大凡按獄之法先察痕損有無次取詞證供招有十分明的之驗無一毫疑眩之端然后逝無餘憾生無橫罹是如乎此獄段厲皆成於僱人

禍胎及於孕婦兩漢相鬪是車是朴殞褸并斷其母其子
冤漢無犯之供遁辭莫掩苦主指讐之告眞情已發莫嚴
者殺越難愼者檢體已仍于同屍身出置通明處親手按
摩左右稱量以其法物依式洗罨是手則仰合諸處的無
喝起之痕上下沿身只有變動之色肚腹之純白膨脹陰
户之惡汁流出明是被踢死胎之症而胞衣死兒亦以有
驗是乎則面目機發已成完體肉色血瘀胞衣紫黑是如
乎謹按無冤錄胎傷死條兒在腹中被驚後死胎下者胞
衣紫黑色血瘀軟弱今此兒屍果如法文所論是乎乙遣
且以被踢論之强男硬足猛踢其腹則足勢所及當有外
著之痕是乎矣此則有不然者孕當九朔愛惜十分則以
手以物若以加腹難保無事而方其兩漢爭鬪之際鄭女

則雖爲扶挽腹上之護惜非此恆入春成則雖是醉中孕婦之難犯亦所當念而翻然相撲之場足尖無眼還甬及腹而兒乃受驚癀緣隨胎則外不成痕固其勢也鄭女臨死之時被踢之遺言丁寧李婆問答之日動胎之酬酌分明分叱除良喉間殼道試用銀釵々色不變故實因段以被踢胎傷致死題錄爲乎旀哀此死女段年近三旬孕滿九朔還於一漢之來禍機先發乃於兩人之鬪究業莫逆執其夫而顚沛身戰而膽慌極其力而扶救心忙而手亂滾鬪翻戰之場醉足還到胞胎先驚兒死腹中母且烟悶纔過兩宵死兒隨出且到二日産母殞絶死固非命情實可憐是乎旀噫彼朴春成段業本陶匠性且酒囊乃與車漢一踏同商則設或有我雇彼奪之事胡至於捽髮行踢

之擧手孕婦来撓宜有愼恕之道麁忽雖激盡念死難之
戌一足所及兩命并殞此獄正犯非渠伊誰正犯段以朴
春成懸錄爲手孫車一官車一萬等段俱是死女之娚叔
而發告者也車官甫死女之夫也並以屍親錄上爲手孫
李召史段僑居官甫之使房車朴相鬪之聲旣爲耳聞鄭
女腹痛之事亦爲問答者也金明西段雇賃擔土目見始
鬪者也文成主段因其官甫夫妻之懇請試用葛鍼者故
並置詞連爲手孫成案之獄不可無看證而鬪在暗室無
人叅看者故不得推問獄事之三切隣亦不可無者而四
家孤村推捉無人未備格式是手孫頭民崔成祚尊位吳
能目等段以洞任待令故如例捧招以塡色目朴致化段
即亮身之兄也未見其弟之醉鬪責其悖擧而或出分叱

徐良又於檢庭旣出各招固當挺問而以兄證矛有違格例故置之而問行覆訊杖旣是足踢也故不得置上而屍親以下諸罪入別無可問之端故或捧單招或捧再招而止屍體段并與胞衣死兒還入舊房仍印封標定軍人守直爲手袮正犯段出付該府刑鎖送囚本獄餘外諸人拘留檢所以待題下而府使自此還官緣由並以牒報爲卧事

題辭內屍帳捧上是在果此獄段産門之血出形症相合胞衣之色紫法文可據詩保公心也而只言腹痛苦主至情也而亦云胎動其所胎傷更無容議而胎之傷由於足踢足之踢在於春成則彼春成者其亦何辭而得免重辟乎盖此鄭女之孕驚而動而至於死則無論毆之踢之苟非猛

着必無此變而兩孫之肚腹初無痕損此其疑一也屍親之發告孫張之論斷專歸於踢則踢之一字最爲肯綮而何足之行踢何部之被踢入既無證大亦不知及其痒痛之後始聞撞者之說又於臨終之際云有被踢之囑者不甚的確似涉糊模此其疑二也且車朴兩漢有若突奔之豕轉成共鬪之屌肚憤層激手脚交加奚特車哥之踢朴亦必踢矣奚特朴哥之踢車亦必踢矣則鄭女之朴踢車踢有誰見之有誰辨之此其疑三也然則將何以洞劈疑膜可折危言是乙翁第其鄭女之胎朔已滿矣體亦具矣僅之如水盈之器載重之舟少或衝撞易致驚動而腹皮爲緩而柔軔綿衣爲厚而掩護故踢之痕雖不外著而腹中之兒已驚已動而已死者也且天下萬事不出常理之外

厥夫之於孕妻其保護之節愛惜之心必不忘於歎沛造
次之間則誰於滚鬪蒼黄之中豈或使足而及腹哉萬萬
無是理矣噫彼朴春成本以看名之潑皮無而無量之酒
俤先打土後打土不是大事朝起鬧夜起鬧抑何悖習麁
憤[illegible]中醉氣湧上執髻而揮曳搴足而亂踢方其時也當
之者必踢之而挽之者亦踢之則其何有子娚親又何有
乎孕婦於焉是勢巧湊腹部不踰五日并殞兩命即其光
景也理勢也此不可以傷無喝起證無明的有所持疑於其
間矣論其情則雖涉過誤斷以法則有難低昂實因之爲
被踢胎傷春成之爲此獄正犯不須更論而檢官約日會
推上項朴春成身乙以別刑杖箇〻考察嚴刑一次期於
得情是遣屍體出給埋瘞各人并即放送之意移檢官良

中枚移施行向事

康翎李致明單檢 被告朴順汝 實因時氣宂 十二月初八日

初檢官康翎縣監李範叙跋辭內此獄段鬪毆之即非平日之叩憾打則打矣亦無當下之受損索飲惹詰雖近枉殺之心而不過因醉代憤加批似或衆毆之跡而只緣息閑同屍體多用法物翻轉洗滌詳細看審是乎則仰合上下少無堅硬執疑之痕只見柔軟發變之色夫何三十歲强壯之質遽作七八日斷送之鬼是乎喻李致明段既醉忘形又貪濡首論其跡而轉蓬之狀也語其情而少艾之慕歟出口而語多悖惡批頰而醉不抵角批而不較豈有逞毒之擧挽而解紛尤無重傷之理鄕樓穩宿吳招分明汲水舂米權供的確翌夜病卧寒戰忽發數日痛叫症勢

無減椒鹽治療雖有勸飲之事汗井發表終無奏效之望
朝而冒風自失慎攝暮而添症竟至殞絶且近日洞内時
患大熾比隣之病卧者數家也權家之痛卧者二人則今
此致明得病之後頭痛引飲之症漸至危殆終無奏效七
日而殞不其然乎況屍首之眼閉口開手足具伸等形症
節々吻合於法文所論是乎等以實因段以時氣死懸録
爲乎旀朴順汝段來辭詬詰不宜苛責在傍温諭係是當然
是去乙呼以娚妹只存敵愾之心別以男女乃發聲討之
勢執其頭髮加之批頰代人恚怒已不穩當衽席風波是
何擧措幸有傍人之挽解既無當場之猛打檢驗而無一
可疑供招而有十可據然則是夜之詰鬪批頰即不過肩
梨之會而探聽外論痛勢非輕自省内心憂疚層生同伴

之操飭衆徵自覺主家之伺察禍色將廹見木而無異驚
禽避網而終如脫兎旅情究跡不可以在逃而作為罪名
以成真犯之案是才等以朴順汝段以被告懸錄而但醖
酒而與人毆詰之罪俱係當勘恐不可無懲今方發捕到
底譏探期於捉得計料為才旀屍親李宗凡段遊子不歸
今既數年聞其與人相詰後病臥之奇不勝驚憂跋涉來
到則已死而未聞其言探聽而果有此詰文與有所逢援
順汝先已在逃哀痛之極疑惑轉深初以放失之文典指
亦是如可至於檢驗罷發之場明知順汝之薄詰因見屍
首之無痕始乃破惑自顧欽屍請以具棺其在常情容無
怪焉是才旀朴文興段聞在渠家纍由厥妻方其詰場初
無挽解之舉既是任置又有放失之責況渠妻之罵辱即

由於其夫不餙之過而致明之往無辭底投製藥往來者
亦由於自料事勢俱難掉免之致也其在懲後不可輕勘
置之詞連爲乎旀文與妻金召史段當初釁端出於渠矣
病中罵辱是何惡習致明之冒病移往亦渠自速也今此
致明既由病死則身免于杞之日是乎乃亦不可無懲固
當一例推問而方患輪疾症勢苦劇故不得捧招爲乎旀
崔光汝吳允元權德仁等段文與家喧詰時俱往挽留故
眞之看證金學奉段傳奇往來權召史段致明病臥時始
終救療金石孝段聞其相詰之事以順汝逢授於文與故
幷置詞連而與功隣等再招或單招而止爲乎旀座上金
元七洞長金致先段聞其洞內酗酒之樊致明捉致洞中
略施笞警實出於禁亂之意而適在此時是乎乃今於檢

庭亦無可論之跡故再招式單招而止爲乎旀獄情至此
更無可疑恐不必覆檢是乎矣獄體至重有不敢擅便同
屍身還入房中灰印封標達援洞任使之守直應問各人
等并姑拘囚以待 處分爲乎旀天字跡勘合書勘一件
給付屍親一件官上一件粘付上 使縣監自此還官爲
乎旀緣由并以牒報爲卧乎事 十二月二十六日

覆辭內屍帳捧上是在果此獄段巧矣沉痼適在於被批
之後憐矣殞命亦在於通患之中苟無被批之擧則當云
通患所祟而又因死者之死於文與家捨其批頰之朴順
汝指斥於文與夫妻者箬主之叢告何其妄率是加喩及
其檢驗初既無痕損之外著又無證指之指的則始乃請
出葬具於文與者可見其無胥被打而肉色黃白等形症

實合於法文因旣有歸檢不必覆屍卽出給埋瘞爲旀以朴順汝書之辭者毆拏縱云可駭督人發憤胡此甚悪以至執髺批頰勢將行悖而適賴人之挽觧幸無當場之緊犯然此等頑習在所痛懲自邑別加詗捕期於捉囚報來爲旀朴文興妻段有酒而譁無挑撥醉漢之忿因憾而發詬激添病人之恨以致病人之死於渠家未免苦主之指爲讎隻而爲以衆供別無可執之跡且悪時令抑有可恕之端今姑置之勿問是遣朴文興段當初起鬧卽由於朴順汝則發出之後事當防守順汝以待檢庭之裁落而不善圍束任其逃逭者亦甚駭惋嚴杖二十度幷與諸人一體放送宜當向事

十二月二十九日

載寧 柳漢凡 李召史 金丙模 單檢案 實因被打 自刺

初檢官載寧郡守李龍和跋辭內此獄段僻在孤墓與鬼爲隣分居兩房以老稱叔攬衣徘徊似聞無形之跡開戶出入邊作不意之變從厨下出籬後行色甚晦向玉洞卧田畔情跡莫測對京老而不知親査謂以邑殺漢之追來者此或夢耶眞耶柳亦鬼乎人乎若謂之人性則斷入二縷實非擬議之事若謂之鬼祟則自刎九孔亦涉恠訝之端是乎矣盖癲狂之人自投於水火而死者間或有之段謂此獄準備之語是如乎今此死者柳漢凡及其妻李召史段頭骨破碎分寸稍大鮮血亂塗乜一掬致斃斷然無疑乙仍于實因段並以被打致死屍帳開錄爲乎旀痛彼金丙模段在此獄當爲正犯而渠旣自戕則可欠法律之未伸是乎旀虎身之妻金召史段似有證夫之嫌是乎矣家在孤村變出深夜則無他參看者故不獲已依例捧招後以看證懸

錄爲乎旀亮身之弟金丙贊及被刺是在李京老妻鄭召史等
段論以名目無所襯合故幷置詞連爲乎旀應問各人等段別無
究覈故或捧一二招而止李京老段傷痕甚重則事係夏閱故
不得捧招金行烈李石交洪淸兆等段雖出於供招亦無緊関故
置之勿問行亮樻擴箇木圖畫上　使自刎刀子落在何邊而旣
不拾置故不得圖畫爲乎旀獄情到此無他覈覆之處故覆撿一
款以待　處分而同罪人等姑爲保放爲乎旀郡守自此還官緣
由幷以牒報爲臥乎事
題辭內屍帳並捧上是在果此獄段歸之以癲狂則初無癲狂失性
之事歸之以過誤則亦無過誤失手之擧然則鬼魔之所使乎夢
魂之所爲乎此誠究說而不得是如乎哀彼柳漢凡夫妻俱以七旬老
物忽於一時倂命者有何前生之寃業遭此橫來之毒手是喩以

此金丙模之一縷無以償兩人之命而況張亦自刺致斃不能如法
處斷則柳也夫妻之幽魂將何以慰之是乙喻閣案未半慘惻居先
而今以形症論之顱左之凹陷頭右之骨露的是被打實因自在并
即出埋是矣發賣丙模之家産以助其葬需是遣丙模段自刺之
痕如彼昭然則因亦有歸不必起發屍即給瘗是遣李京老之被刺
傷重聞甚驚惱另飭該家屬多試醫藥俾即差完是遣應問
各人并各放送覆檢一款置之宜當向事

甲申正月二十一日